

基于新课标的小学英语新教材： 系统升级与有效应对

孙有中，江进林

摘要：在新课标理念的引领下，小学英语教材围绕核心素养对“目标—内容—活动—评价”实施链条进行了系统性优化，在目标体系层面构建了核心素养统领的分层目标框架，在内容结构层面实现了主题引领下的语篇群与六要素整合，在活动序列层面设计了“学习理解—应用实践—迁移创新”的递进链条，在评价机制层面推动了基于学习证据的“教—学—评”一体化。上述变革既遵循语言习得与儿童认知规律，也回应了英语学科育人转向与社会需求的升级。回应新教材的系统升级，课堂教学应确保目标落地，以学习表现细化课时目标；完成内容聚焦，以驱动性问题组织深度探究；优化活动组织，以递进任务链与支架支持学习；实现评价驱动，以过程性证据促进教学改进。

关键词：新课标；小学英语；核心素养；英语教材

中图分类号：G63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26)06-0123-06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的实施推动了小学英语课程的升级，由侧重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转向以核心素养为统领的育人。作为新课标理念落地的核心载体，新教材的编写逻辑凸显了“目标—内容—活动—评价”实施链条的系统优化。但是，教材更新并不会带来课堂教学的同步改进，而是需要将教材的育人逻辑转化为教师可执行的课堂运行机制。基于此，本文梳理了新课标引领下小学英语教材的主要变化，分析教材变革的内外动因，最后以几个版本的教材为例进行对比分析，探索新教材在课堂中的使用路径，为一线教师提供可操作的教学策略，促进核心素养在学习

过程中的持续培养。

一、体系升级：核心素养导向下的“目标—内容—活动—评价”系统化实施链条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义务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总目标是通过英语学习使学生形成初步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这一能力的形成建立在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等方面整体发展的基础之上^{[1]8}，同时倡导通过体验、实践、参与、探究和合作等方式，逐步掌握语言知识和技能^{[1]4}。在此基础上，新课标在课程理念中强调发挥核心素养的统领作用，并据此提出围绕核心素养确定

基金项目：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2023年度教育部规划项目“中小学英语课程标准与教材、教学、评价环节衔接状况研究”(2023GH-ZDI-JJ-Y-05)。

作者简介：孙有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大中小学外语国家教材建设重点基地主任，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9)；江进林，北京外国语大学大中小学外语国家教材建设重点基地研究员，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9)。

课程目标,选择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改进考试评价,指导教材建设,开展教师培训等系统要求^{[2]2},使目标、内容、活动与评价在统一框架内形成相互支撑、相互校准的实施链条。这一系统化要求与建构性对齐理论一致,强调将教学目标、教学活动与评价任务作为一个内部一致的系统进行设计与校准。^[3]在此框架下,小学英语新教材以核心素养为统领,以单元为主要组织单位,系统贯通了目标提示、内容组织、活动推进与评价取证,形成了“目标—内容—活动—评价”一体化的教材编排机制,为课堂教学提供了可实施、可观察、可评价的路径。

(一) 目标体系升级:构建核心素养统领的分层目标框架

新课标将课程目标定位为英语学科核心素养,明确其包括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与学习能力等方面,并强调核心素养的四个方面相互渗透,融合互动,协同发展。^{[2]4}同时,新课标指出,要构建由单元教学目标、语篇教学目标和课时教学目标组成的目标体系,且各层级目标要把预期的核心素养综合表现融入其中,体现层级间逻辑关联,做到可操作、可观测、可评价。^{[2]48}据此,小学英语新教材为目标落实提供了单元定向、语篇支撑、课时落地的推进线索,并以单元主题统领语篇与活动,通过语篇呈现与配套活动凸显语篇意义构建所需的理解与表达要点,并在学习过程中融入策略运用与价值取向,从而为教师提炼语篇目标、细化课时目标提供依据。同时,教材还通过任务链与自评表拓宽学习证据的收集渠道,便于教师进行反馈并推动单元目标落实。

(二) 内容结构升级:实现主题引领下的语篇群与六要素整合

新课标指出,英语课程内容聚焦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大主题范畴,强调内容组织以主题为引领,以不同类型的语篇为依托,融入语言知识等学习要求,并以单元形式呈现。^{[2]2-3}同时,课程内容被进一步概括为主题、语篇、语言知识、文化知识、语言技能和学习策略等要素。^{[2]12}据此,小学英语新教材在单元层面构建了“主题引领—语篇群统整—六要素整合”的基本结构,即围绕主题意义组织探究多类型语篇,

形成内在关联的语篇群,并通过语篇间的信息互补与意义递进,促使语言知识、文化知识、语言技能与学习策略在语篇研读与任务推进中实现有机融合与协同发展。这种以语篇为依托的编排取向契合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本主张,即语篇是意义实现的单位,意义的理解与构建依赖具体语境。^[4]因此,语篇教学应依托交际情境,引导学生把握整体意义,理解语言形式如何实现交际功能。相应地,教学重点应强调语境化理解与语用选择,突出意义表达取向。^[5]当学生需要通过完成任务来推进学习时,任务的完成就依赖互动过程,语言选择也受到情境条件与文化规范的制约。^[6]因此,通过以语篇群统整任务,教材可以帮助学生在理解与表达的循环中实现语言形式、交际功能与文化理解的整合。

(三) 活动序列升级:设计“学习理解—应用实践—迁移创新”的递进链条

新课标提出了学思结合、用创为本的英语学习活动观,强调围绕真实情境和真实问题组织学习理解、应用实践和迁移创新等一系列相互关联、循环递进的语言学习和运用活动^{[2]3},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技能和策略,围绕主题表达观点态度并解决真实问题,以达成核心素养培养目标,从基于语篇的学习走向深入和超越语篇的学习。据此,活动设计应贯通输入、交互与输出,通过情境化任务引导学生在意义构建中兼顾语言形式,最终走向创造性表达。^[7]这一活动序列既与任务型语言教学“在意义驱动的任务完成中促进语言发展”的理念一致^[8],也可以从二语习得“输入—交互—输出”机制的三个维度进行解释。

首先,学习理解活动侧重以可理解输入促进习得,强调学习者通过理解略高于现有水平的语言获得发展^[9];其次,应用实践活动凸显了互动与意义协商对深化理解与推动表达的作用^[10];最后,迁移创新活动通过创设“被推动的输出”情境,促使学习者从语义加工转向句法加工,并注意到自身的语言形式问题,从而提高表达的准确性、连贯性与得体性^[11]。同时,内申(Nation)所倡导的“四维均衡”课程框架强调在聚焦意义的输入和输出、聚焦语言形式的学习以及流利度发展之间保持平衡^[12],为这一活动序列的整体配置提供了课程层面的参照。

因此,小学英语新教材在单元内部设置了由浅入深的活动序列与必要支架,帮助学习者完成尚不能独立完成任务^[13],并将活动推进与语篇组织、学习资源和评价安排进行匹配,确保活动链与目标层级和内容进阶一致。

(四) 评价机制升级:推动基于学习证据的“教—学—评”一体化

新课标倡导“教—学—评”一体化设计,强调坚持以评促学、以评促教,将评价贯穿英语课程教与学的全过程,并引导学生参与评价、运用评价结果改进学习,同时要求教师针对学生学习表现及时反馈、反思并调整教学。^{[2]3}基于此,教师需同步设计由浅入深、关联递进的学习活动和与目标对接的评价活动,并通过观察、提问与作品展示等方式持续收集学习证据。基于这些证据,教师可以及时诊断学情并动态调整教学,进而推动目标、内容、活动和评价的循环优化。^[14]这种用学习证据调整教学的思路与形成性评价“持续收集信息以改进教学与学习”的主张一致^[15],并与逆向课程设计的“证据先行”原则在证据导向的对齐逻辑上具有相通之处^[16]。因此,小学英语新教材将证据生成嵌入单元全过程,通过活动链持续积累过程性证据,并借助自评表引导学生回顾与调节学习,而教师可以根据这些证据形成反馈并调整教学。由此,评价与目标、内容、活动实现同步运行,构建了以学习证据持续校准目标、内容、活动与评价一致性的循证机制。

二、动因解析:教育规律与时代要求的双重驱动

教材变革是教育规律内在要求与时代发展外部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需要回应“如何学习语言”和“儿童如何认知”这两个基本学理问题,还要体现英语学科的育人功能,并对接社会对未来人才素养的实际需求,这两个因素的双重驱动共同促成了教材在目标、内容、活动与评价上的系统升级。

(一) 内因驱动:语言习得规律与儿童认知规律

新教材变革遵循了语言习得规律与儿童认知规律,前者关注“儿童如何学习语言”,后者则

探讨“如何让儿童学习更加有效”。

从语言习得规律来看,语言发展依赖在具体语境中的理解与使用。新课标以主题为统领、以语篇为载体、以递进式活动组织教学,正是对语言习得规律的回应,也推动了教材内容组织与呈现方式的转型。在词汇学习方面,新课标提倡在语篇中通过听、说、读、看、写等活动,理解和表达与各种主题相关的信息和观点。^{[2]20}为顺应小学生“音义先行、形写随后”的学习特点,并应对课标词汇量的适度增加,新教材普遍采用分层掌握机制,区分必会词汇与接触词汇。该设计将总体词汇目标分解为阶段性子目标,使词汇在不同语篇中实现多次复现,让学生在意义浸润中逐步掌握新单词。在语法学习方面,新教材落实新课标倡导的“遵循形式、意义和使用统一”的原则,让学生感知和体验形式与意义的联系,在语境中运用所学语法进行交流和表达。^{[2]36}这既与改变以孤立传授语言知识、机械训练语言技能为主的教学模式的主张一致^[17],也契合真实英语教学强调的真实情境、真实任务与真实交际导向^[18]。

从儿童认知规律来看,小学生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对脱离语境的抽象规则进行分析推理的能力相对有限,更易在整体情境中形成语言直觉。^[19]许国璋认为,小学阶段应通过整体输入与流利朗读培养学生的语感,不宜过早或过度进行显性语法分析。

在语音教学方面,新教材延续意义与语感优先的取向,将自然拼读融入歌谣、故事、韵文等语篇类型。其核心在于将字母与字母组合的发音规律嵌入有意义的情境,帮助学生建立音形对应关系,发展对拼读规则的内隐认知与解码能力,为自主阅读奠定基础。围绕这一取向,北京外国语大学大中小学外语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在2025年召开了专家咨询会,与会专家与一线教师普遍认为,儿童更适合在具体情境中通过模仿积累拼读经验、培养语感;过早引入音标符号与抽象规则可能会加重认知负担,削弱学习兴趣;音标学习可在小学高年级或初中阶段逐步引入,以巩固语音能力。这些共识表明,近年来小学英语语音教学理念趋于一致,更重视情境化拼读与语感培育。与抽象的音标系统相比,在完整

语境中通过意义理解与反复接触归纳语音规律,更符合儿童从具体到抽象的认知发展路径。

需要指出的是,语言习得规律与儿童认知规律在教材中并非处于彼此割裂的状态,而是通过单元整体教学实现有机整合,并借助英语学习活动观落实到课堂层面。新课标倡导的学习理解、应用实践、迁移创新循环递进式活动路径为教学提供了可操作的组织框架,这一框架与整体外语教育观倡导的“整进整出”原则一致,强调以语篇为基本单位,在完整意义情境中实现语言的整体学习、互动与运用。^[20]

(二) 外因促成: 学科育人转向与社会需求升级

新教材变革同样受到学科目标重新定位与人才素养需求升级的外部推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国家对学科目标的重新定位。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生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学。这一顶层要求在新课标中被进一步细化和落实,新课标指出,英语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包括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因此,核心素养集中体现了英语课程的育人价值^[21],而课程目标从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向核心素养的转变,体现了整合育人的演进。^[22]在政策导向和新课标要求的推动下,新教材通过主题意义探究和活动链设计,将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的培养融为一体,推动育人目标在教学实践中落地。

第二,社会对人才素养的需求升级。面对国家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需要,外语教育应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时代新人。新课标指出,义务教育英语课程应帮助学生形成跨文化沟通与交流的意识和能力,学会客观、理性看待世界,树立国际视野,涵养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学生终身学习、适应未来社会发展奠定基础。^[23]因此,新教材的学习内容从贴近生活的文化现象逐步拓展至全球议题,在任务设计

上将任务目标从文化感知与识别转向分析、比较、推断、评价与创造,旨在初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为未来的学习奠定基础^[23],以回应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求。

综上所述,语言习得规律与儿童认知规律共同内嵌于新教材以主题统领、用语篇依托和靠活动推进为核心的编写逻辑之中,立德树人、核心素养培养以及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则进一步转化为教材选择内容、设置任务和培养能力的基本取向。在这两个因素的驱动下,新教材呈现出更为鲜明的情境性、实践性与育人导向。

三、有效应对: 面向新教材的课堂优化路径

新课标与新教材均强调“目标—内容—活动—评价”的系统化实施,旨在建立可操作、可评估、可调控的课堂运行机制。据此,课堂优化可以从四个环节协同推进,以目标界定学习表现,以内容组织意义探究,以活动生成学习过程,以评价支撑证据决策。这四个环节彼此联动、循环迭代,形成了内在一致的实践闭环,可以有效提升课堂教学效果。

(一) 目标落地: 以学习表现细化课时目标

在核心素养导向下,英语教学的关键在于将课程目标转化为可观察和可评价的学习表现,并据此统筹任务设计与学习证据收集。教师可以遵循素养维度、发展要点、学习表现、证据标准的路径,先明确课时的素养维度与发展要点,再将其细化为具体任务中的表现指标,进而确定证据来源与评价标准,形成可操作的目标框架。

以人教版小学英语教材三年级上册 Unit 1 为例,该单元的主题为“结交新朋友”,在整本教材中起到了导入作用。在面向英语零起点的学生时,教学目标可聚焦语言能力,重点指向基础语用得体的,并协同培养文化意识(基本礼貌规范)、思维品质(选择并简要说明)与学习能力(借助支架调控表达)。预期学习表现可细化为在情境卡提示下使用重点语言知识发起与回应问候,完成至少两轮对话(语言能力);能依据情境与对象选择恰当礼貌的问候语,并用关键词说明依据,初步认识中英文交际表达的差异(文化意识与思维品质);在表达受阻时能借助提示卡

或同伴帮助维持互动（学习能力）。

在这一课堂中，学习证据主要来自学生互动，评价主要关注四个维度，分别是语用实现（发起与回应、对话维持与得体性）、文化理解（礼貌规范）、思维表达（选择合理性与理由清晰度）和策略调控（支架使用与表达调整）。同时，教师应提供一系列支架，以提升任务的可达性，保障学习目标的落地。

（二）内容聚焦：以驱动性问题组织深度探究

为增强主题学习的聚焦度与结构性，可以使用源自真实情境且具有思维发展价值的驱动性问题来统整教学内容。教师可以将教材语篇与补充材料作为解决问题的素材库，将语言资源与表达策略作为工具箱，通过“用证据作答”的任务要求，促使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语言学习与意义构建的融合。

以外研版小学英语教材五年级上册 Unit 5 为例，该单元的主题为“畅想未来”。针对单元主题，教师可以以“未来生活会更幸福吗？”这一问题为起点组织探究，引导学生从教材语篇中提取居住、出行、饮食等方面的信息，并适度补充相关的科普图文和短视频等材料来扩充素材库，要求学生比较利弊、表明立场并给出理由。此外，还可以提供与表达判断、比较论证有关的语言支架与信息整合工具（如图表和思维导图），以提升探究深度并促进语言与思维的协同发展。

（三）活动组织：以递进任务链与支架支持学习

为避免课堂活动碎片化与形式化，教师应围绕主题情境设计循环递进的任务链，并在关键节点提供可逐步撤除的支架支持^[24]。具体而言，在理解阶段可以提供信息提取与意义建构支架（如关键词定位、结构表格、思维导图）；在实践阶段可以提供表达与互动支架（如句型选择、语用提示、合作脚本）；在迁移阶段可以明确任务的情境化参数与评价标准（如任务目的），帮助学生更好地完成任务。同时，还应提供差异化支持，为基础薄弱的学生提供半开放式任务、可选表达库与词汇库，帮助其提高任务完成度；对学有余力者，则应设置更高阶的学习要求，如比较不同表达的语用效果，分析与反思任务表现，并

在新情境中实现迁移运用、进行创造性表达。

（四）评价驱动：以过程性证据促进教学改进

“教—学—评”一体化的核心是在课堂中形成稳定的证据采集与使用机制，使评价成为教学决策的依据。教师可通过三项常态化做法将评价嵌入课堂：首先，在任务前公布评价标准，明确优质表现；其次，在任务中高效采集学习证据，聚焦语言运用、文化意识、思维深度与策略使用；最后，在任务后基于学习证据及时调控教学，实现循证改进。

综上所述，新课标引领下的小学英语新教材改革推动了“目标—内容—活动—评价”的系统性升级。与之对应，课堂优化的关键在于将课标理念转化为可执行的课堂运行机制，以学习表现界定教学目标，以驱动性问题组织意义探究与素材使用，以递进任务链引领学习过程，以课堂学习证据支撑教学调整，从而形成可迭代的课堂闭环。该闭环的稳定运行有赖于教育管理部门、教研体系与学校在资源配置、专业支持与制度安排上形成协同，从而为英语教学改革提供稳定保障。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S].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S].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 [3] BIGGS J. Enhancing teaching through constructive alignment [J]. Higher education, 1996 (3): 360.
- [4] 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8: 61.
- [5] CARTER R, NUNAN D. The Cambridge guide to 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49.
- [6] ELLIS R. Task-base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6.
- [7] 梅德明. 指向核心素养发展的英语学习与英语学习活动观 [J]. 课程·教材·教法, 2024 (8): 88.
- [8] NUNAN D.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4.
- [9] KRASHEN S D.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Oxford: Pergamon

- Press, 1982: 21.
- [10] RITCHIE W C, BHATIA T K.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6: 451-452.
- [11] GASS S M, MADDEN C G. Inpu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Cambridge: Newbury House Publishers, 1985: 249.
- [12] NATION P. The four strands [J]. Innovation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2007 (1): 2.
- [13] WOOD D, BRUNER J S, ROSS G. The role of tutoring in problem solving [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976 (2): 90.
- [14] 王蔷, 孙万磊, 李雪如. 从外语教学走向外语教育: 新时代中小学英语课程体系的建构: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解读 [J]. 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篇), 2022 (10): 6.
- [15] BLACK P, WILIAM D. Assessment and classroom learning [J]. Assessment in education: principles, policy & practice, 1998 (1): 7-8.
- [16] WIGGINS G, MCTIGHE J. Understanding by design (Expanded 2nd Edition) [M]. Alexandria: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2005: 18.
- [17] 梅德明. 绘制新时代基础外语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蓝图 [J]. 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篇), 2019 (4): 6.
- [18] 程晓堂, 王瑶. 新课标下的真实英语教学: 内涵、价值及实施建议 [J]. 课程·教材·教法, 2023 (8): 116.
- [19] 刘道义. 论影响外语教材建设的重要因素 [J]. 课程·教材·教法, 2020 (2): 65.
- [20] 韩宝成. 整体外语教育及其核心理念 [J]. 外语教学, 2018 (2): 52-56.
- [21] 梅德明, 王蔷. 新时代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新发展: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解读 [J]. 基础教育课程, 2022 (10): 21.
- [22] 王蔷, 葛晓培. 英语课标(2022年版): 突破有“语言”无“文化”的教学窘境 [J]. 中小学管理, 2022 (6): 27.
- [23] 刘道义. 谈英语学科素养: 思维品质 [J]. 课程·教材·教法, 2018 (8): 80.
- [24] 余潇. 基于支架理论的高中英语以读促写教学模式探究 [J]. 中小学教材教学, 2022 (5): 57.

(责任编辑: 王 润)

New Primary School English Textbook Based on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Systematic Upgrading and Effective Response

SunYouzhong, Jiang Jinlin

Abstract: Guided by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primary school English textbook has undergone systematic optimiz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chain of objective, content, activity and evaluation around core competency, constructing a layered objective framework led by core competency, realizing the integration of discourse cluster and six elements under thematic leadership, designing a progressive chain of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and transfer and innovation,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evaluation based on learning evidence. These changes follow the pattern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children's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respond to the educational shift of English discipline and social demand. In response to the upgrading, classroom teaching should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objective and refine lesson objective with learning performance, achieve content focus and organize deep inquiry with driving questions, optimize activity organization and support learning with progressive task chain and scaffolding, and realize evaluation-driven teaching and use process-based evidence to promote teaching improvement.

Key words: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primary school English; core competency; English textbook